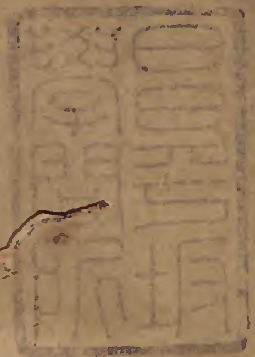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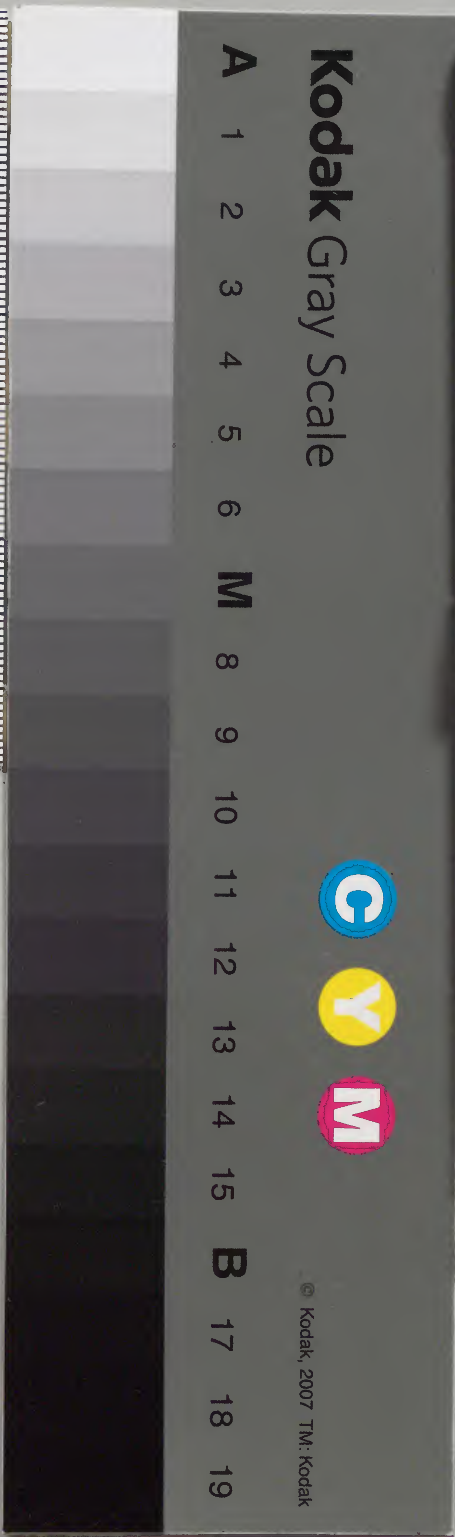
武經開宗 四



			五	漢
			三	書
			〇	門
		六	一	
	六	五	六	
冊	架	函	號	類

庫	文	閣	內
五	五	三	漢
九	〇	〇	書
函	一	六	
架	九	〇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306	
冊數	6 (3)		
函號	299	226	



唐太宗李衛公問對

太宗姓李諱世民衛公名靖字藥師姿貌魁奇嘗謂所親曰大丈夫當以功名取富貴何至作章句儒其舅韓擒虎與論兵曰可與語孫吳矣半弘見之曰此王佐才也唐貞觀中出將入相封衛國公所著書至宋神宗熙寧間詔樞密院王震等較正以試士雖無先帙中間而正兵二字尤是衛公一生學問得力處

問對上

太宗曰高麗數侵新羅高麗新羅皆東夷國名時朕遣使諭不奉詔將

討之如何靖曰探知蓋蘇文高麗逆臣高麗蓋蘇文弒其王建武立王

部尚自恃知兵謂中國無能討故違命臣請帥三萬擒之太宗曰兵少

地遙以何術臨之靖曰臣以正兵太宗曰平突厥時用奇兵今言正兵

何也突厥本西方小國姓阿史那氏世居金山之陽夏曰獯鬻殷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貞觀三年以靖為定襄道總管

淺草文庫

說諸將討之四年春二月襲破
 突厥於陰山頡利可汗遁去靖曰諸葛亮七擒孟獲無他道也正兵
 而已矣孔明入南中遇孟獲於魚腹平沙之上壘石縱橫為八陣圖太
 宗曰晉馬隆討涼州征涼州木机能等亦是依八陳圖作偏箱車地
 廣則用鹿角車營路狹則為木屋施於車上且戰且前偏箱鹿角皆車
 地勢平廣之處用鹿角小車為營軍士居其中路狹之處信乎正兵古人
 處則用木為屋施於車上因以為居且戰且推而前靖曰臣討突厥西
 所重也正不在此題當推開說得廣大言古人用兵重在
 行數千里若非正兵安能致遠偏箱鹿角兵之大要一則治力節治一
 則前拒前拒敵一則束部伍三者迭相為用斯馬隆所得古法八陣圖深
 矣

此言兵火地遠當用正兵兵法有奇有正靖非不用奇也但西行數

千里必用正兵然正之中有奇諒不徒拘泥成法也偏箱鹿角亦是
 正兵中一事王陽明先生曰此車今之禦北虜僅可勝輜重八陣圖
 奇正莫測全不靠在車式間

太宗曰朕破宋老生守將初交鋒義師倡義少却却退朕親以鐵騎

馬衣甲者自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兵斷後斷絕其大潰遂擒之隋煬

業十三年唐公至霍邑代王侑遣此正兵乎奇兵乎靖曰陛下天縱聖

武非學而能臣按兵法自黃帝以來先正而後奇先仁義而後權譎且

霍邑之戰師以義舉者正也建成唐高祖太子後墜馬右軍少却者奇

也太宗曰彼時少却幾敗大事曷謂奇耶靖曰凡兵以前向為正後却

為奇且右軍不却則老生安致之來哉法曰利而誘之亂而取之老生

不知兵恃勇急進不意斷後見擒於陛下此所謂以奇為正也太宗曰
 霍去病將暗與孫吳合誠有是夫當右軍之却也高祖失色及勝奮
 擊反為我利孫吳暗合卿實知言霍邑之戰因建成墜馬而右軍少却遂致老生之來太宗奮擊擒之是偶
 然暗合孫子利而誘之亂而取之之法與霍去病太宗曰凡兵却皆謂
 不學兵法而行軍制勝多與孫吳暗合者相似太宗曰凡兵却皆謂
 之奇乎靖曰不然夫兵却旗參差而不齊鼓大小而不應令喧囂而不
 一此真敗者也非奇也若旗齊鼓應號令如一紛紛紜紜雖退走非敗
 也必有奇也佯示亂散之形法曰佯北勿追又曰能而示之不能皆奇
 之謂也太宗曰霍邑之戰右軍少却其天平老生被擒其人乎右軍偶
 而誘老生之來是天意使之也已以鐵騎自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
 南原馳下橫突之老生被擒是人力為之也靖曰若非正兵變為奇奇
 兵變為正則安能勝哉故善用兵者奇正在人而已正在人謀之臧而

已變而坤之神變化至於所以推乎天也太宗悅首即首肯

此言霍邑之戰暗合奇正兵法不可以後却梁謂之奇因言奇正在
 人推而歸之於天未可徒恃天意春秋時晉與楚戰晉臣以師犯陳
 蔡此即前向為正也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栾枝使與曳柴僞遁此即
 後却為奇也楚師馳之原軫却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
 上軍夾攻子西楚師敗績此與霍邑之戰同皆以奇為正者也但狐
 毛栾枝設奇誘楚人之來而建成墜馬右軍少却致老生追逐而來
 偶合出奇之道耳自非太宗天授幾何不為老生所勝耶陽明先生
 曰因敵虛實而用之為奇正靖以出師為正少却為奇大不然矣方
 建成墜馬敗亡呼吸此時老生自然馳擊謂有得於利而誘之亂而

取之之法。藉令老生知兵。奇正屬之誰乎。法果如是。烏用是法。七為
哉。霍去病自成一家。何嘗求合於孫吳。昔張融答齊高帝曰。非恨臣
無二王法。恨二王無臣法。人無出世之見。未可比類而牽合。若言天
意。其必盡人合天。順天之心。体天之意。庶幾無弊。

太宗曰。奇正素也。平曰。分之與。臨時制之與。靖曰。按曹公操新書曰。已二

而敵一。則一術為正。一術為奇。已有二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一軍為奇。兵已五而敵

一。則三術為正。二術為奇。已有五軍而敵止一軍。則以三軍為正。兵二軍為奇。兵此言大畧耳。惟

孫武云。戰勢不過奇正。奇正之變。奇變為正。正變為奇。不可勝窮。奇正相生。以奇

以正。如循環之無端。孰能窮之。斯得之矣。得奇正之妙。安有素分之耶。無平

若士卒未習吾法。偏裨未熟吾令。則必為之二術。教戰時。各認旗

鼓。迭相分合。故曰分合為變。謂分而合。合而分。更迭變化也。此教戰之術耳。教閱既成。

衆知吾法。然後如驅群羊。由將所指。孰分奇正之別哉。孫武所謂形人

以形。而我無形。形已此乃奇正之極致。是以素分。奇正者。教閱之法也。隨

時制變者。奇而示之。正而示之。奇而示之。正而示之。不可勝窮也。太宗曰。深乎深乎。嘆奇正

近求也。曹公必知之矣。但新書所以授諸將而已。非奇正本法。曹公不知之。

但新書所云。不過授諸將者。其心正不欲令時人知奇正之妙耳。太宗曰。曹公云。奇兵旁擊。曹公說孫

為奇。此與旁擊之說異焉。臣愚謂大衆所合為正。將所自出為奇。烏有

先後旁擊之拘哉。曹重先後言。李重衆合將出言。統領大衆。太宗曰。吾

之正。使敵視以為奇。吾之奇。使敵視以為正。斯所謂形人者歟。以奇為

正以正為奇，變化莫測。斯所謂無形者歟。靖再拜曰：陛下神聖，亘出古人，非臣所及。

此言奇正不繇素分，無先後旁擊之拘。而太宗因知其變，夫奇正之道，變化無窮。大眾所合，固為正矣。如于謹拒齊神武於邙山，不利。帥其麾下，僞降立路左，齊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候追騎過盡，自後擊之。齊軍大亂，則正變為奇也。將所自出，固為奇矣。如朱儁討黃巾賊，鳴鼓攻其西南，敵悉眾赴之，儁自將精兵掩其東北，大破賊眾，則奇變為正也。善用兵者，正亦勝，奇亦勝，使敵不知我所以制勝之形，斯應變於無窮矣。

太宗曰：分合為變者，奇正安在。靖曰：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使敵莫

測，故正亦勝，奇亦勝。三軍之士，止知其勝，莫知其所以勝。非變而能通

安能至是哉。非因變而通，權者安能出奇制勝如此。分合新出，惟孫武能之。吳起而下，莫

可及焉。太宗曰：吳術若何。靖曰：臣請略言之。魏武侯問吳起兩軍相向

起曰：使賤而勇者前擊，鋒始交而北，北而勿罰。佯北以誘敵，而勿加罰，觀敵進取

一坐一起。又觀敵卒之進退，取舍。視敵將之進退，取舍。奔北不追，則敵有謀矣。敵見我軍奔北，

有謀而且擊矣。若悉眾追壯，敵若悉眾追我北軍，行止縱橫不定。此敵人不才，無才擊之

勿疑。臣聞吳術大率多類此。非孫武所謂以正合也。太宗曰：卿舅韓擒

虎隋名將嘗言卿可與論孫吳亦奇正之謂乎。靖曰：擒虎安知奇正之極

但以奇為奇，以正為正耳。曾未知奇正相變，循環無窮者也。

此言分合奇正之妙，惟孫子能善其用。吳韓而下，所莫能及。按吳起

以五萬衆。車五百乘。騎三千匹。破秦五十萬。諒亦得分合之妙者。若以其嘗敵之論。而槩疑其術。則孫子豈皆正合者歟。以奇為奇。以正為正。如八陣以天地風雲為四正。以龍虎鳥蛇為四奇。六花陣以中一軍為奇。以外六軍為正。十二陣以八軍為正。以四軍為奇。殊不知善用兵者。無不正。無不奇也。設若敵來攻我。龍虎鳥蛇四軍。我以天地風雲四軍。或驚前而掩後。或衝東而擊西。是以奇為正。而與之合。戰以正為奇。左右角之。而取勝也。錄此推之。奇正循環。豈有窮哉。

太宗曰。古人指漢魏以後人臨陳出奇。攻人不意。斯亦相變之法乎。靖曰。前代戰鬪。多是以小術而勝。無術以片善而勝。無善斯安。足以論兵法也。若謝玄東晉各將之破苻堅秦王。非謝玄之善也。蓋苻堅之不善也。指下為慕容

太宗顧侍臣簡謝玄傳閱之曰。苻堅甚處是不善。靖曰。臣觀苻堅載記曰。秦諸軍皆潰敗。惟慕容垂燕王統之子一軍獨全。肥水之敗。垂軍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奔赴其營。垂子寶各勸垂殺堅。不果。堅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何害之。天苟棄之。何患不亡。此

有以見秦軍之亂。慕容垂獨全。蓋堅為垂所陷。明矣。垂有二子。堅拔兵復國耳。夫為人所陷。而欲勝敵。不亦難乎。臣故曰。無術焉。苻堅之類是也。太宗曰。孫子謂多算勝少算。有以知少算勝無算。凡事皆然。無算指符堅之

平日不知垂。猶靖所謂無術也。此言前代戰鬪。只是以少算勝。無算臨陳出奇。豈非變法。但如此章所云。是平日未有妙算。而徒取必於臨陳者耳。若謂臨陳出奇。不為變法。則變法何在。苻堅為慕容垂所陷。固也。然使堅有術。阻淝水而

不退命垂等分為二拒。一出澠水之上，掩晉軍之右；一列澠水之下，襲晉軍之左。整中軍，伺晉之亂，直渡澠水臨之。雖韓白亦不能支。沉謝玄劉牢之之徒哉！何至覆師殺將而垂敢為亂也。陽明先生曰：符堅不是處，還在恃眾以伐晉，欲擊半渡，致朱序陳後之呼。若一軍獨全，昔士會以七覆完上軍，亦有所陷耶。垂欲弑堅，王猛符融皆預購之矣。何待於乘敗。

太宗曰：黃帝兵法，世傳握奇文，或謂為握機文，何謂也。握机，風后所作，傳有二本。一本三百六十字，一本三百八十四字。蓋呂尚增字以發明之。靖曰：奇音本間有公孫弘等語，或云武帝令霍光等習之，以輔火主。機故或傳為機，其義則一。考其詞云：四為正，天地風雲四為奇，龍虎鳥也餘奇為握機。餘奇，零之兵，六將握之為中軍，故為握机。奇餘零也。因此為機，奇零之奇，與机音相似，因

臣愚謂兵無不是機，安在乎握而言也。當為餘奇，則是夫正兵受之於君。三軍之眾，君命大將統領而出，乃正兵也。奇兵將所自出。謂選精銳簡武勇，分合變法曰令，素行以教其民者，則民服，此受之於君者也。又曰：兵不豫言，君命有所不受，此將所自出者也。此奇兵也。凡將正而無奇，則守將也。不可戰不守。奇而無正，則鬪將也。可戰不可守。奇正皆得，國之輔也。奇正皆得其妙，乃為輔國之將。是故握奇握機，本無二法，在學者兼通而已。此釋握奇握機之義，為將者當兼通其法，乃為輔國之才，大抵無守不可以戰，無戰不可以守，守時亦有奇，戰時亦有正，二者不容兩分。總是随机以應，是所望于通才耳。

太宗曰：陳數有九，中有奇零，外有四中心零者，大將握之。謂揔握之，不以分屬偏裨。

也。四面八向之皆取準焉。取準於中軍。陳間容陳。大陳間又小陳。隊間容隊。大隊容小。以前為後，以後為前。平時以南向者為前，以北向者為後。若應敵隊，以例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出前則北，向者為前，南向者為後。不言左右者，以例進無速，奔退無遽走。而前後四軍轉陳之間，雖進四頭，皆正奇。見也。八尾，皆正奇。尾觸處為首。敵來觸犯之處，而進之。敵衝其中，兩頭皆救。敵若衝則首尾皆救。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四正四奇，通此何謂也。常山蛇勢也。靖曰：諸葛亮於魚腹平，以石縱橫布為八行。八行者，八面視之，皆成八行。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之法。陳間容陳四頭八尾者，也。即此圖也。臣嘗教閱，必先此陳。世所傳握機文，蓋得其粗也。此太宗舉常山蛇陳，衛公謂即孔明之八行陳也。自言教閱必先諸此握機，只得其粗，則靖平生之所學可知矣。

太宗曰：天地風雲，乾為天，陳坤為地，陳龍虎鳥蛇。東為龍，陳左青龍也；西為虎，陳右白虎也。南為鳥，陳前朱雀也；北為蛇，陳後玄武也。斯八陳，各一陳也。何義也？靖曰：傳之者誤也。古入秘藏此法，故詭設八名耳。八陳本一也，分為八焉。若天地者，本乎旗號。天陣地陣，以旌旗有是形，故號之。風雲者，本乎旂名。風陳雲陳，以旂名。龍虎鳥蛇者，本乎隊伍之列。龍虎鳥蛇，陳者以隊伍有青龍白後世誤傳。耳。詭設物象，何止八而已乎？太宗曰：數起於五，而終於八，則非設象。若乃實古陳，本河洛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則非設象。物象實古陳，本河洛也。卿試陳之，靖曰：臣按黃帝始立丘，則非設象。為非之法，因以制兵，故井分四道，八家處之。其形井字，開方九焉。開方九為陣法，處為布陣之法。四為閑地，虛不用之地。此所謂數起於五也。虛其中，大將居之，環其四面。即中心零者，大將握之也。諸部連繞。

環繞連絡此所謂終於八也及乎變化制敵分合變化以制敵人則紛紛紜紜散而分之則亂而法不亂復而合之則混混沌沌形圓而勢不散此所謂散而成八成八小陣復而為一復而合之則者也太宗曰深乎黃帝之制兵也後世雖有天智神略莫能出其闕闕雖天縱之智神授其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周始祖后稷之始興則太公實緒也緒修其法黃帝之法始於岐都以建井畝周始祖后稷世太王徙居岐山之陽是為岐都十戎車也三百兩一車兩虎賁百五世文王以太公望為師建立井田戎車也六百步七步六伐七伐六步七步六伐長之三千人以立軍制以此兵數而制六步七步六伐七伐六步七步六伐七伐乃止以此教練之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制以百夫齊焉是也以此教練之法陳師牧野太公以百夫制師制以百夫而為長以成武功以四萬五千人勝紂七十萬衆周司馬法本太公者也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太公既沒齊人得其遺法太公子伋封焉齊至桓公霸天下任管仲復

修太公法謂之節制之師管仲作內政以寄軍令當時以為節制之師侯畢服太宗曰儒者多言管仲霸臣而已殊不知兵法乃本於王制也本於王者諸葛亮王佐之才自比管仲樂毅以此知管仲亦王佐也但周衰時王不能用故假齊與師爾請再拜曰陛下神聖知人如此老臣雖死無媿昔賢也臣請言管仲制齊之法三分齊國以為三軍三分謂兵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兵古者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五家為軌故五人為伍民以五家為一十軌為里故五十人為小戎四里為連故以二百人為卒十連為鄉故以二千人為旅五鄉為一師故以萬人為軍亦由司馬法一師分五旅一旅分五卒之義焉周制二十五家為里五百家為鄉其兵制則以五人為伍十人為什百人為卒其數為有異耳其實皆太公之遺唐李九

法太宗曰司馬法人言穰苴所述是歟否也靖曰按史記穰苴傳齊景公時穰苴善用兵敗燕晉之師景公尊為司馬之官繇是稱司馬穰苴子孫號司馬氏至齊威王追論古司馬法又述穰苴所學遂有司馬穰苴書數十篇今世所傳兵家者流又分權謀形勢陰陽技巧四種皆出司馬法也太宗曰漢張良韓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刪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今失其傳何也靖曰張良所學太公六韜三略是也韓信所學穰苴孫武是也然大體不出三門四種而已太宗曰何謂三門靖曰臣按太公謀八十一篇所謂陰謀不可以言窮謀不可以言窮其意太公言七十一篇不可以兵窮言不可以兵窮其妙太公兵八十五篇不可以財窮兵不可以財窮其意靖曰此三門也太宗曰何謂四種靖曰漢任宏漢成帝時人所論是也凡兵

家者流權謀

以正守國以奇用兵先計而後戰兼形勢包陰陽用奇巧為一種形勢雷動風舉後發先至離合

向背變化不常以虛實制敵者為一種及陰陽順時而發推刑德隨斗擊技巧便器械技巧利機開以致為二種此四種也攻守之勝者

此因言八陳而推本黃帝制兵之法敘其繼之者則始自太公傳之為司馬法管仲則倚太公之子孫修太公之兵法者也穰苴則官司馬之官法司馬之法者也張留侯學本太公六韜三畧韓淮陰學本穰苴孫武而究其大體則三門四種之可歷而指者也言黃帝制兵欲為將者如天地之高厚如風雲之變化士卒如龍虎之騰躍如鳥蛇之迅疾以此說八陳猶未盡秘藏之妙其必如天地開闔陰陽舒轉四時循環其机冥上八陳潛通於易卦八陣所稱休生傷杜景死驚開八八六十四九九八

十一三百六十五度此猶涉形跡之粗若乃神化玄机潜符於一陽
 之復二陽之隨三陽之泰四陽之大壯五陽之夬六陽之乾一陰之
 姤二陰之遯三陰之否四陰之觀五陰之剝六陰之坤動靜循環先
 天後天莫可端倪李靖變而為六花從爻不從卦也後世鮮能窺識
 靖之自謂秘藏此法詭托八名耳故孔明八陣圖在夔府者六十有
 四方陣法也在牟彌者一百二十有八當頭陣法也在棋盤市者二
 百五十有六下管陣法也以至於承昌施甸沉黎七其斯盡秘藏之
 星等閑皆有旗臺陣法莫非河洛之精蘊散見處
 義乎陽明先生曰八統於一一散於萬易理也河圖洛書伏羲以之
 演卦黃帝以之制里設陳兵家机權莫非心法儒者當有此作用又
 曰寓兵於農黃帝所以勝四帝也太公精用之則王管仲粗用之則
 霸後世僅存此法於陳中神明如諸葛亮卒無救於蜀今三邊屯田
 連塞下不可不議行此法若據張韓所就言一為運籌一為決勝輒
 謂所學之異其實稜宜孫武亦祖太公韜畧者安得分門別種也

宗曰司馬法首序蒐狩古者四時田獵春蒐冬狩何也靖曰順其時以講武而要也
 之以神獲禽以荐宗廟之神重其事也周禮最為大政周禮以蒐狩為國之大政成王有岐陽
 岐山之蒐南日陽之蒐康王有鄧宮之朝因田獵而朝穆王有塗山
 之會四田獵而會此天子之事也及周衰蒐狩之禮廢齊桓有召陵之師率
 盟於晉諸侯于此文有踐土之盟與諸侯盟此諸侯奉行天子之事也奉天子之命而行之
 其所以其所以其實用九伐之法九伐之法以威不恪各雖謂之田獵其實修明大司馬
 得專也得專也假之以朝春見日朝會因之以巡狩時見日會訓之以甲兵假朝會之名因
 甲兵甲兵言無事兵不妄舉必於農隙不忘武脩也故首序蒐狩不其深乎
 此言司馬法首序蒐狩之事乃安不忘危意陽明先生曰春蒐冬狩
 不莫民也乃射獵長楊終漢之世殃及禾稼我明土木貽憂江彬輩

尚藉此以導慾按之以司馬法所不勝誅矣

太宗曰春秋楚子

王並二廣左右二車名其法每日右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昏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

莫之法云百官象物

也類而動天子有事非車百官皆象軍政不戒而備

軍中之政不待戒令無不備具言必預備也

此亦得周制與靖曰按左氏說楚子乘廣之法二

十乘每廣用車

廣有一卒百人卒偏之兩二十五人為兩廣之一車每

人偏法一乘只用七十二人故卒較之于偏一乘之人數為

加倍是廣兼偏之兩也廣與偏皆車名但廣大偏小耳軍行右轅

以轅為法凡軍行在車之右者

故挾轅而戰挾轅而為戰倫非卒皆周

制也臣謂百人曰卒五十人曰兩此是每車一乘用士百五十人比周

制差多耳周一乘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以二十五人為一甲凡三

甲共七十五人楚山澤之國車少而人多分為三隊則與周制同矣

分百五十人為三隊則與周制分七十五人為三甲同矣

此言楚子二廣之法皆倣周制百官象物而動如招大夫以旌士以

旂之法軍政不戒而脩如前茅慮無之類此古軍制如今之斥候倫

旂見騎賊舉白旂陽明先生曰王綱雖已解紐同軌之風尚存於車

見步賊舉白旂乘此熊氏依然秉諸侯制度也

太宗曰春秋荀吳伐狄

晉卿中行穆子毀車而行以車師伐狄魏舒以狄徒擊

吳毀車為行荀吳車法每車七十二人分亦正兵與奇兵與靖曰荀吳

為三隊即周制每乘分為三甲之法也用車法耳雖舍車分為三隊而法在其中焉即車戰一乘之法也一為左角一為右角

一為前拒分為三隊此一乘法也千萬乘皆然臣按曹公新書云攻車

攻戰之車七十五人每乘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前拒一隊用二十人左右角二隊

共用四守車看守輜重之車一隊每一輛用炊子供炊十人守裝守衣五人廐

養養馬五人樵汲樵薪汲水五人共二十五人攻守合之攻守車二乘凡百人與

兵十萬用車千乘輕重二千此大率荀吳之舊法也又觀漢魏之間軍

制五車為隊僕射一人十車為師率長一人凡車千乘將吏二人一正

多多倣此如再多多亦多倣此臣以今指當法參用之則跳盪騎兵也戰鋒隊步

騎相半也駐隊兼車乘而出也跳盪戰鋒隊駐隊唐隊伍名臣西討突

厥越險數千里此制未嘗敢易蓋古法節制信可重也言漢魏之軍法有節制而可重

此言漢魏制車之軍法本有吳有節制而可重衛公參之當今平虜又當得衛公之意而參用之矣

太宗幸靈州在北回隨水高下未嘗淪沒故曰召靖賜坐曰朕命道宗江夏及阿史

那姓社爾名突厥可汗之子貞觀十年率眾降唐等討薛延陀句奴種

陀部而有之以為左驍騎大將軍尚公主典屯兵而鐵勒諸部皆匈奴遺種貞觀二十年秋八月大

官朕皆從其請延陀西走恐為後患故遣李勣討之今北荒悉平然諸

部蕃漢雜處以何道經久使得兩全安之靖曰陛下勅自突厥至回紇

部落凡置驛六十六處回紇其先匈奴葉羅葛氏居薛延陀北娑陵水

厥會突厥亂襲破之遂自稱可汗至德宗時改号回鶻言其捷鷲如鶻

鳥之飛也太宗貞觀二十一年以鐵勒諸部為州縣回紇以畜突厥以

北開一道置六十八驛以通斥埃斯已得策矣然臣愚以謂漢戍宜自

為一法番落宜自為一法教習各異勿使混同或遇寇至則密救主將

臨時變號易服出奇擊之太宗曰何道也靖曰此所謂多方以誤之之

術也番而示之漢上而示之番彼不知番漢之別則莫能測我攻守之

計矣。正亦不可測矣。善用兵者先為不可測。則敵乖其所之。莫知也。

太宗曰。正合朕意。卿可密教邊將。只以此番漢便見奇正之法矣。靖再

拜曰。聖慮天縱。聞一知十。臣安能極其說哉。

此言全安番漢之法。唐藉夷力最為失策。無論以番將易漢將。安祿

山得伺其隙。安祿山奏請之。常見素日。稼山久蓄。即東京之克復。回

統荼毒之慘更何如。回統敗史朝義。雖復東京。其肆行。後世尚可規

小遺大開門。延寇耶。

太宗曰。諸葛亮言。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敗也。無制之兵。有能

之將。不可勝也。朕疑此談非極致之論。靖曰。武侯有所激而云爾。臣按

孫子有曰。教習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自古亂軍引勝。不可勝

紀。夫教道不明者。言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者。言將臣權時任。無又

職也。亂軍引勝者。言已自潰散。非敵勝之也。是以武侯言兵卒有制。雖

庸將未敗。若兵卒自亂。雖賢將危之。又何疑焉。此言言兵之不太宗曰。

教閱之法。信不可忽。靖曰。教得其道。兵貴乎教。而則士樂為用。教不得

法。雖朝督暮責。無益於事矣。臣所以區區古制。道者古皆纂以圖者。庶

乎成有制之兵也。太宗曰。卿為我擇古陳法。悉圖以上。

此言兵貴有制。而教閱當得其道。陽明先生曰。此是武侯極致之論。

兵有節制。便遇平常將帥。何至於敗。若節制已失。雖起剪莫用。昔廉

頗將於楚。輒敗。乃曰。我思用趙人。正謂得於平時節制者。但有能之

將。未有不先節制。故淮陰侯所以未盡善。漢王驍入趙壁。至信卧內。奪其印符。易置軍將。信起

方竟豈成
有制之兵若纂圖以教猶是依樣葫蘆未盡其所以教之旨必上焉
如孔孟所謂親上死長其次如吳起之勵士李牧王翦之休息徐晃
車騎獨不動曹操按各營士卒咸離陣而視獨晃營岳飛軍令凍死
不折屋餓死不擄掠庶乎成有制之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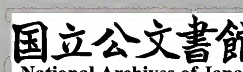
太宗曰番兵唯勁馬奔衝此奇兵歟漢兵唯強弩拞謂率角謂骨其首
戎拞之諸此正兵歟靖曰按孫子云善用兵者求之於勢不責於人故
能擇人而任勢夫所謂擇人者各隨番漢所長而戰也番長馬利
乎速鬪漢長於弩弩利乎緩戰此自然各任其勢也然非奇正所分臣
前曾述番漢必變號易服者番而示之漢漢而示之番乃奇正相生之法也馬亦有
正弩亦有奇何常定一之有哉太宗曰卿更細言其術靖曰先形之使敵

從之是其術也先令番兵變號易服示以漢兵之形敵謂我真漢兵也

太宗曰朕悟之矣孫子曰形兵之極至於無形又曰因形而措勝
於衆衆不能知其此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陛下聖慮已過半矣

此申番漢迭出奇正之法北氣銳而易惰南人勁而耐久此任勢之
說也變號易服如馮異之亂赤眉異與賊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
赤眉不復識同伏於道左戰時皆起衣服相亂王駿之混吐番駿因賊衆難破出奇兵七百衣以番
別大驚潰服夜襲大呼吐番自相殺者萬計天
祐之取和陽張天祐受方畧衆皆衣以青衣推髻左衽皆運奇以致
勝若用之於以夷亂華之日適自愚其耳目矣

太宗曰近契丹奚北狄皆內屬貞觀二十二年內附置松漠饒樂皆地名一都督官名
統於安北地名都護府名二都督又統於都護朕用薛萬徹如何靖曰萬徹



不如阿史那杜爾及執失姓思力各領利可契苾汗臣也音別本突厥部落在焉耆西北後因以為氏何力也此皆番臣之知兵者也臣嘗與之言松漠饒樂山川道路番情順逆遠至於西域部落十數種歷歷可信臣教之以陳法無不點頭服義服曉大義也望陛下慎之勿疑若萬微則勇而無謀難以獨任太宗笑曰番人皆為卿役使古人云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勢也卿得之矣此言用夷攻夷之道以番臣為番將山川部落固無不歷歷可指矣然而借力于夷者亦幸為夷所乘開國安容不慎之於始乎

問對中

太宗曰朕觀諸兵書無出孫武孫武十三篇無出虛實夫用兵識虛實之勢則無不勝焉今諸將中但能言備實擊虛及其臨敵則鮮識虛實

者蓋不能致人而反為敵所致故也如何卿悉以為諸將言其要靖曰先教之以奇正相變之術然後語之以虛實之形可也諸將多不知以奇為正以正為奇且安識虛是實實是虛哉諸將不能制我兵之取正欲令知彼衛公太宗曰策度之而知得失之計作誘之而知動靜之理欲令知己也太宗曰策度之而知得失之計作誘之而知動靜之理形此提之而知死生之地肉勝之而知有余不足之處此則奇正在我虛實在敵與靖曰奇正者所以致敵之虛實也敵實則我必以正敵虛則我必以奇苟將不知奇正則雖知敵虛實安能致之哉臣奉詔但教諸將以奇正然後虛實自知焉但令諸將知奇正之術則敵之虛寔自然致之為我役也太宗曰以奇為正者敵意其奇則吾正擊之以正為奇者敵意其正則吾奇擊之使敵勢常虛我勢常實當以此法授諸將使易曉耳靖曰千章萬句不出

乎致人而不致於人而已

致人則佚致於人則勞正擊奇擊俱不越此

臣當以此教諸將

此言為將必先識奇正然後能識虛實又因敵之虛寔以為奇正能

知奇正則可使敵常虛而不實矣徐庶策新野曹仁屯兵樊城窺荆

取又料其極當分伏以擊仁大敗婦是以奇正致虛實我有以捺之

也然敵實必以正矣田承嗣之悉衆來拒又運奇而勝也郭子儀患

感以奇破之乃設伏於壁內及戰子儀偽敵虛必以奇矣呂護之窮

寇假合又守正而困也慕容恪討護諸將勸速擊恪曰護雖假合王

而城故運其奇正者圓轉於虛寔之妙方能致敵

太宗曰朕置瑤池都督以隸安西都護

瑤池安西皆地名貞觀十四年

都護番漢之兵如何處置靖曰天之生人本無番漢之別然地遠荒漠

必以射獵而生由此常習戰鬥若我恩信撫之衣食周之則皆漢人矣

陛下置此都護臣請收漢戍卒處之內地減省糧饋兵家所謂治力之

法也但擇漢吏有熟番情者散守堡障此足以經久或遇有警則漢卒

出焉太宗曰孫子所言治力如何靖曰以近待遠以佚待勞以飽待飢

此畧言其槩耳善用兵者推此三義而有六焉以誘待來以靜待謀以

重待輕以嚴待懈以治待亂以守待攻衛公六義推廣孫子皆省力之道反是則力有

弗迫非治力之術安能臨兵哉太宗曰今人習孫子者但誦空文鮮克

推廣其義治力之法宜徧告諸將

此因議處番漢之兵而推廣孫子治力之法陽明先生曰處戍減饋

誠為治力之法然藉番兵守堡障豈能經久不易而決潰宜夫執畧

守微軍法皆一貫何獨治力哉推廣有六拊指之譚矣

太宗曰舊將老卒凋零殆盡諸軍新置不經陳敵今教以何道為要靖

曰臣當教士分為三等必先伍法伍法既成授之軍較此一等也軍較

之長此一等軍校之法以一為十以十為百此一等也軍校教士之法

先結伍法授之裨將裨將乃摠諸較之隊聚為陳圖此一等也十人十人學成教

之百人又一等也大將軍察此三等之教於是大閱稽考制度分

陳圖而教之又一等也裨將率諸較隊伍聚為別奇正誓衆行罰陛下臨高觀之無施不可太宗曰伍法有數家孰者

為要靖曰臣按春秋左氏傳曰先偏後伍鄭莊公拒王師為魚麗之陳先

古以車十五乘為一偏言以偏居先而伍即隨又司馬法曰五人為伍

之承車之空而弥縫其闕此言左氏之伍法漢制有尺藉伍符以尺板為籍書士

每五人尉繚子有東伍令約東隊漢制有尺藉伍符卒姓名以為士

為一伍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

功次之符驗也伍符者即五人為伍共一符也後世符籍以紙為之於是失其制矣臣酌其法

自五人而變為二十五人五伍自二十五人而變為七十五人十五伍

則步卒七十二人甲士三人古者一舍車用騎則二十五人當

八馬此則五兵五當之制也司馬法是則諸家兵法惟伍法為要小列

之五人大列之二十五人參列之七十五人又五參其數得三百七十

五人三百人為正六十人為奇余十五人則每車甲士三人五車共十

不言甲此則百五十人分為二正而三十人分為二奇蓋左右等也穰

苴所謂五人為伍十伍為隊至今因之此其要也

此言教新軍當先伍法因詳伍法而折乘于司馬三等摠一等即吳

子教成三軍之法

太宗曰朕與李勣論兵多同卿說但勣不究出處爾卿所制六花陳法
 出何術乎請曰臣所本諸葛亮八陣法也大陣包小陣大營包小營列
 之為九軍小列之每一軍又分為九軍九為八十一之小陣八
 十一小營自外視之只是一陳而分為八陳與中軍共為九軍也隅落
 鈞連四隅四落相為曲折相對一曲一折相為古八陣制如此臣為圖
 因之因諸葛故外畫界之方外彷彿八陳之舊內環勾之圓內變六花之
 是成六花其形如六俗所號爾太宗曰內圓外方何謂也靖曰方生
 於步步法之周正圓生於奇以補缺陷方所以矩其步行步非方則
 齊其以範馳驅圓所以綴其旋奇零非圓則斷用是以步數定於地地非方故步
 步履天體圓故行步定步數以綴齊行綴以變化不亂陳勢
 而兵八陳為六武侯之舊法焉六花陣與八太宗曰畫方外畫以見步
 不亂陳本無異耳

之在足內點以見兵之在手步教足法見步者所以兵以兵器言
 當方正之圓以見兵當圓轉步教足法見步者所以兵以兵器言
 五兵中長以佐短教手法見兵者所以手足便利思過半矣靖曰吳起
 也以佐長是也教手法教舉手之法手足便利思過半矣靖曰吳起
 云絕而不離却而不散此步法也教士猶布碁於盤若無畫路碁安用
 之喻言當教士孫子曰地生度量量生數數生稱稱生勝勝兵若
 以方圓之法孫孫吳之言論之陳以鑑稱銖敗兵若以銖稱鎰皆起於度量方圓法皆起於度量方圓
 步法法法必度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
 地而能勝也地而能勝也太宗曰深乎孫子之言不度地之遠近形之廣狹則何
 以制其節乎言必度量而可靖曰庸將鮮能知其節者也善戰者其勢
 險其節短勢如殲弩節如發機引孫子臣脩其術即孫子勢險節短凡
 立隊相去各十步駐隊即所謂燕去師隊即所謂跳二十步每隔一隊
 立一戰隊即所謂步前進以五十步為節不敵角一敵諸隊皆散立車

戰分敵。不過十步之內。至第四角聲。龍鎗跪坐。龍其所執鎗。蹲跪以坐。於是鼓之。

三呼三擊。振鼓為節。使之三呼。謀三。次擊刺。三十步至五十步。以制敵之變。我軍去敵至五十步。為卒。以控制敵人之變。動即勢險。節短之說也。

馬軍從。背出。亦以五十步。為節。臨時節止。

前正後奇。前用正兵。後用奇兵。觀敵何如。再鼓之。再一節。振鼓則前奇後

正。復邀敵來。後以計邀取敵人之未。伺其隙。擣其虛。此六花大率皆然也。六花

陣之節制。大率如此。此術公言已六花。陳本孔明八陣之舊法。而因詳其節。

太宗曰。曹公新書云。作陳對敵。必先立表。引兵就表。而陳一部受敵。餘

部不進。救者斬。此何術也。靖曰。隨敵立表。曹公非也。此但教戰時法耳。

古人善用兵者。教正不教奇。驅眾若驅群羊。本孫子法。與之進。與之退。不知

所之也。曹公驕而好勝。當時諸將奉新書者。莫敢攻其短。且隨敵立表。無乃晚乎。

此言曹公臨敵立表之說。為非。作陳列表。則有膠柱鼓琴之弊。况奇

寓於正。教正即以教奇。運奇不脫運正。言傳則滯。示形滋惑。必如法

所謂人知其勝。而莫知其所以勝。則幾矣。

臣竊觀陛下所製破陳樂舞。前出四表。舞人之出。前執四表。後綴八旂。其後八旂。相綴而列。

左右折旋。舞人之或左或右。曲折旋轉。趨步。趨走。金鼓。鳴金擊鼓。各有其節。此即八陣

圖四頭八尾之制也。人間但見樂舞之盛。豈有知軍容如斯焉。太宗曰。

昔漢高帝定天下。歌云。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蓋兵法可以意授。不可以

語傳。朕為破陳樂舞。唯卿已曉其表矣。後世其知我不苟作也。漢高帝定天下。過

大經制宗 卷四

唐李二十

唐李二十

唐李二十

唐李二十

沛作大風歌曰大風起兮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有安不忘危治不忘亂之意太宗引之以况已所製破陳樂舞惟衛公能曉其意於不言之表也

此言太宗樂舞四表八旛八頭八尾之制有安不忘戰意故太宗深嘆其知也陽明先生曰以陳名樂太宗為秦王時奏此樂真觀中改七德舞固不忘戰而登奏之間多有慙德太宗自謂功德兼隆後代無比魏徵俛首不視徵見七德舞則諱觀之豈徒示偃武哉

太宗曰方色五旗為正平五方各一其色為五方旗方不変而色不變折衝為奇乎曲折衝突似為用奇分合為變旌旗旛麾各以分合為變其隊數曷為得宜靖曰臣參用古法凡三隊合軍之分合以旗為號則旗相倚而不交欲令三隊合為一五隊合欲五隊合為一則兩旗交合兩旗相十隊合欲十隊合為一則五旗交令五隊相交

吹角開五交之旗有合必有分故又以角聲為號而為十開二交之旗二交之旗開則復散而為五開相倚不交前十隊一者復散

之旗相倚不交則復散而為三兵散則以合為奇合則以敬為奇三令五申三次命令三散三令三合三令復歸於正散令既周

正四頭八尾入陣中四頭八尾之法乃可教焉此隊法所宜也太宗稱善

吹角開旗兵正後散合散得熟乃為變化

太宗曰曹公有戰騎陷騎遊騎今馬軍何等比乎靖曰臣按新書云戰騎居前陷騎居中遊騎居後如此則是各立名號分為三類爾曹公所

其寔同一馬騎但各立各號分作三類耳大抵騎隊八馬當車徒二十四人二十四騎當車

徒七十二人此古制也車徒當教以正車徒不可出奇當騎隊當教以

奇騎隊便於突戰當據曹公用騎之法前後及中分為三覆覆取覆轉之意如後然不

言左兩廂舉一端言舉其一以也後人不曉三覆之義遂照新書而此則

戰騎必前於陷騎遊騎拘泥如此如何使用單騎衝出則臣熟用此法回

車轉陳則遊旗當前以後為戰騎當後陷騎臨變而分皆曹公三之術

也太宗笑曰多少人為曹公所惑此言車徒騎隊之制用其法者當明三覆奇正錯出前後輾轉曹公

舉其一端泥成說者鮮不為其所惑

太宗曰車步騎三者一法也其用在人乎靖曰臣按春秋魚麗陳鄭非

以拒先偏後伍謂先用偏車而後此則車步無騎謂之左右拒言拒禦

以拒禦師先偏後伍無騎兵也

以拒禦敵而已非取出奇勝也晉荀吳伐狄舍車為行魏舒勸荀吳此則

騎多為便惟務奇勝出奇以非拒禦而已臣均其術一馬當三人車步

稱之混為一法用之在人變化存敵安知吾車果何出騎果何來徒果

何從哉或潛九地或動九天其知如神惟陛下有焉臣何足以知之此

三者妙用歸此以車步騎三者之妙用歸于太宗車步騎混為一法而用當今平

胡無以逾此然必分隊以練三覆以用或戰或陷或遊宜車宜步宜

騎當因敵而變化

太宗曰太公書云地方六百步或六十步表十二辰于亥榜丑星犯寅

星已鶉尾午鶉火木鶉首申其術何如靖曰畫地方軍中必界畫一千

畫沈西大梁戌降亥取些一千

二百步開方之形也。此以開方九每部每兵占地二百二十步之方。廣

橫計以五步立一人，縱計以四步立一人，凡二千五百人分五方。分東

西南北中空地四處。四隅空開之所謂陳間容陳者也。武王伐紂，虎賁

各掌三千人，每陳六千人，共三萬之衆。此太公畫地之法也。太宗曰：卿

六花陳，畫地幾何？靖曰：大閱地方千二百步者，其義六陳各占地四百

步，分爲東西兩廂。東廂三陳，每陳占四百步，共空地一千二百步，爲教

戰之所。臣嘗教士三萬，每陣五千人，以其一爲營法。下營五爲方圓曲

直銳之形。以五陳分金木水火土而爲五每陳五變。每陳皆以五行之

直屬土，銳屬火。凡二十五變而止。太宗曰：五行陳如何？靖曰：本因五方

色，止此名。五行因五方青赤黃白黑之色而立名。方圓曲直銳實因地形使然。因地形

語習之以待用。凡軍不素習此五者，安可以臨敵乎？兵詭道也，故強名五行，蓋

文之以術數相生。金生水，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相尅。金尅木，木尅土，土尅

其寔兵形象水，因地制流。因地而制，爲方此其旨也。

此言太公畫地之法及六花五行之旨，大抵兵形象水，因地制宜，而

十二辰六花五行之說，特強名之以用其詭耳。

太宗曰：李勣言牝獸之雌牡獸之雄，方圓伏兵法，古有是乎？靖曰：牝牡

之法，出於俗傳，其實陰陽二義而已。臣按范蠡越云：後則用陰，先則用

陽。畫敵陽節，盈吾陰節。兵以先爲陽，後爲陰。陽節陰節，陰陽二氣之節

盡竭之時，吾軍陰氣而奪之。此兵家陰陽之妙也。范蠡又云：設右爲牝，

盈滿之候，乃乘機益左爲牡。增益左隊之早晏以順天道，此則左右早晏，臨

此言兵家以說道為使貪使愚之術陽明先生曰五形術之為五音
四方加之以二十八宿混雜多端語曰法令滋章其民必煩吾於陳
圖亦云世惟以是為詭貪愚益得營其審矣

太宗曰嚴刑峻法使人畏我而不畏敵朕甚感之昔光武以孤軍當王
莽百萬之衆非有刑法臨之此何繇乎靖曰兵家勝敗情狀萬殊不可
以一事推也如陳勝吳廣皆楚人敗秦師秦二世元年起兵於蕪大敗秦
之而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莽篡國
勝之而豈勝廣刑法能加於秦乎光武之起蓋順人心之怨莽也莽篡國
於昆陽亦順人心之怨莽所以勝也况又王莽王莽大王邑莽司不
法徒誇兵衆所以自敗臣按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
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於士然後可以嚴刑也

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謂嚴克厥愛允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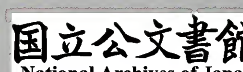
曰愛設於先威設於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於前愛克於後無益於事

矣尚書所以慎戒其終此誓師之言也非所以作謀於始也若夫治軍之

先威乃警戒之言也故孫子之法萬代不刊法則必以愛

此言行兵不專在刑法當以恩愛為先勝廣收秦秦自敗耳光武勝

奔勝人心耳孫子所以謀其始尚書所以戒其終俱萬世不刊之法
太宗曰卿平蕭銑銑梁之後為羅川令隋恭帝義寧元年起諸將皆欲
籍偽臣家以賞士卒卿獨不從以為蒯通不戮於漢既而江漢歸順朕
繇是思古人有言曰文能附衆武能威敵其卿之謂乎靖曰漢光武平



赤眉入賊營中。按行賊曰：蕭王推赤心於人腹中，此蓋先料人情。

本非為惡，豈不豫慮哉？按光武命為異，平赤眉賊，焚崇，時已稱帝矣。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致死。

二語乃更始二年收銅馬鐵賊，尤未大捨。時接行賊營，賊有是言。赤眉二字有誤。臣頃討突厥，摠番漢之衆，出

塞千里，未嘗戮一楊干。晉悼公之弟，亂行。於曲梁，魏絳戮之。斬一莊賈。莊賈，蓋軍期而後至，田穰首斬之。

亦推赤誠存至公而已矣。陛下過聽擢臣以不次不依次序之位，若於文武

則何敢當。

此言推赤存誠，可以致人歸順，不必殺戮為功，不妄殺人，軍之至要。

然遽傾心而遁，奸來歙口，歙為公孫述客所刺，呼蓋延至，延京不巳，歙呼巨卿，屬費禕，禕將於延中遇害。足為殷鑒。

太宗曰：昔唐儉使突厥，卿因而擊收之，人言卿以儉為死，聞朕至今疑

焉。如何？靖再拜曰：臣與儉比肩事主，料儉說必不能柔服，故臣因縱兵

擊之，所以去大患，不顧小義也。人謂以儉為死，聞非臣之心。按貞觀四年，李靖求

世勳，襲破突厥，利窺於嵐山，殺尚十餘萬，遺執失思力入見，謝罪求

循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撫之，又詔李靖將兵迎，頡利外為卑詞，內定

度磧北，則難圖矣。今詔使至，彼虜必有寬若，選萬騎襲之，不戰可擒矣。

張公謹口，詔書許降，使者至，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信以破齊也。唐

七里，頡利始知之，乘千里馬先走，其衆遂潰。儉脫身得歸，靖殺義成公

家，不復顧朋友。按孫子用間最為下乘，臣嘗著論其末曰：水能載舟，亦

能覆舟，或用間以成功，或憑信間以傾敗。若束髮事君，當朝正色，忠以

盡節，信以竭誠，雖有善問，安可用乎？善問不能離其君臣。唐儉小義

陛下何疑？太宗曰：誠哉！非仁義不能使間，此豈織人所為乎？周公大義

滅親况一使人乎灼無疑矣

晉叔以武庚畔周公討而誅之大義滅親也太宗引此以况靖之不惜唐儉君臣之

無疑矣

此靖自言破突厥以去國家大患故不顧朋友小義太宗信之而君臣之間灼然無疑衛公此舉與韓信不顧鄼生同但信以蒯徹之說則徇私衛公寔見其不可不擊謂之大義則可用間以成功如秦使人間趙趙遂不川廉頗李愬用李祐卒平淮西是也憑間以傾敗如項羽聽使者之言而棄范增符堅聽朱序之計而敗於淝水是也雖有善間而無所用如曹公使蔣幹說周瑜還謂操曰周瑜雅量高致非言詞所能間是也用間世稱勝術願必熟審其人方可不然反以致敵此論足補孫子之缺若夫太宗太白經天之事恐難動以周公

自解

太宗推亦同氣兆見太白經天後見定錄六月四日事多詳乃以周公誅管蔡自文

太宗曰兵貴為主不貴為客貴速不貴久何也靖曰兵不得已而用之安在為客且久哉孫子曰遠輸則百姓貧此為客之弊也又曰役不再藉糧不三載此不可久之驗也臣較量主客之勢則有變客為主變主為客之術太宗曰何謂也靖曰因糧於敵是變客為主也客反有糧在境內故飽能饒之佚能勞之是變主為客也主反飢勞在境內故故兵不拘主客遲速惟發必中節所以為宜太宗曰古人有諸有此主客相變為主靖曰昔越伐吳以左右二軍鳴鼓而進吳分兵禦之越以中軍潛涉不鼓襲敗吳師越代吳則越為客而吳為主越用奇兵以勝之此變客為主之驗也事在魯哀公十七年石勒與姬澹戰澹兵遠來勒遣孔萇為前鋒逆擊澹軍孔萇退而澹來追

勒以伏兵夾擊之澹軍大敗石勒遣孔萇迎擊姬澹似若步也終以伏兵安然取勝此變勞為佚

之驗也事在晉愍帝建興四年古人如此者多

此言兵不論主客遲速能發而中節則可變客為主變勞為佚度其

勢以分襲乘其至而復戰越之亡吳石勒之破姬澹為然倘遇孔明

禦五路昭烈亡魏起五路兵襲蜀孔明俱有退之七策賈翊追操軍張綉始欲追操詔諫不

因得勝人問故曰操兵新回必用大將防追所果敗回詔又請再追

兵操既勝必引大將前去勝負自易分也越與石勒將失其謀矣

至若發必中節我常握其為王之勢而坐制敵人之勞者則李泌以

兩路繫四將泌曰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陘郭子儀自馬坊入河東則

離長安陛下居中以運則賊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

首尾不相救而疲於奔命矣尤古人所不多見

太宗曰鐵蒺藜羊高四寸廣八寸長六尺行馬即木燈檠太公所制是乎靖曰有之

然拒敵而已兵貴致人非欲拒之也太公六韜言守禦之具耳非攻戰所施也

此言蒺藜行馬徒為守禦之具衛公以拒敵小視兵器其有鞭管天下之志乎

問對下

太宗曰太公云以步兵與車騎戰者必依丘墓險阻

依丘墓險阻以為固又孫子曰天隙之地在墓故城兵不可處

之所兵不可處按孫子行軍篇止言天隙為如何孫子又謂天隙深

心一心一在乎禁祥去疑備主將有所疑忌則群情搖群情搖則敵乘

釁而至矣故安營據地便乎人事而已孫子澗絕井天陷天隙之

地及如宇天如羅天之處人事不便者也故兵家引而避之防敵乘我恐敵人來乘吾之不便也丘墓故城非絕險處我得之為利豈宜反去之乎太公所說兵之至要也

此言處戰地當便人事而審其利然其要在乎一心心一則處羊腸亦可處鋸齒亦可處山處谷無一不可得鮑陋之魚而弗以為神自帝城被譙道福圍乏水鑿百道得泉困耿恭之井而勿以為戚擁絕澗水秦親率輓籠整衣向井拜妖祥不疑群情自一敵固不得泉湧出揚水示虜上驚為神解圍去以乘之矣矧故城丘墓險阻可據惡足以為疑忌哉

太宗曰朕思凶器無甚於兵者行兵苟便於人事豈以避忌為疑今後諸將有以陰陽拘忌失於事宜者卿當丁寧誠之靖再拜謝曰臣按尉

子云黃帝以德守之以刑伐之是謂刑德非天官時日之謂也此刑

是以多敗不可不誠也陛下聖訓宜宣告諸將太宗告臣深以拘忌陰

言刑必盡人事而有德而後可不聽於天官如徒徇人之便其不至

違天者幾希

太宗曰兵有分有聚各貴適宜前代事迹孰為善此者靖曰符堅總百

萬之衆而敗於淝水秦符堅大舉伐晉謝玄敗之於淝水此兵能合而不能分所致也

吳漢討公孫述字子陽茂陵人更始元年起兵與副將劉尚分屯相去

二十里。迹來攻漢。尚出合擊。大破之。此兵分而能合之所致也。大公曰。分不分為縻。猶縻也。宜分出而不能分。聚不聚為孤旅。宜聚合而不能聚。是為縻縻之軍。

太宗曰。然符堅初得王猛。字景略。符堅各將。實知兵。遂取中原。及猛卒。堅果

敗。此縻軍之謂也。以知分。吳漢為光武所任。兵不遙制。故漢果平蜀。此不

陷孤旅之謂也。以知合。得失事迹。足為萬代鑒。

此言前代行兵分聚之得失。足為萬代鑒。此正唐太宗能將將處。因論兵之分合而遂以任人定得失。其言又可為萬世鑒。

太宗曰。朕觀千章萬句。不出乎多方以誤之。多設方器。以愚敵人。一句而已。靖良

又曰。誠如聖語。大凡用兵。若敵人不誤。則我師安能克哉。譬如奕碁。兩

敵均焉。一着或失。竟莫能救。是古今勝敗。率由一誤而已。况多失。即多誤也。

之

此言行兵之失。只繇一誤。誤在敵而多方以誤之。則我所以操其勝

也。誤之之術多矣。即伍員。鄞吳王。着曰。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為

三師以隸焉。誤之使疲。可克也。以是知吳之不能誤楚。乃楚之自誤

耳。一主十撓。雖有國手。奚歸定局。此只重一着之失。與中篇布碁於

盤。必有畫路者不同旨。

太宗曰。攻守二事。其寔一法。與孫子言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

敵不知其所攻。即不言敵來攻我。我亦攻之。我若自守。敵亦守之。不言

子所言攻守止上二句。不言及此也。攻守兩齊。勢均力敵也。其術奈何。靖曰。前代似此相攻相

守者多矣。皆曰。守則不足。攻則有餘。便謂不足為弱。有餘為強。蓋不悟

攻守之法也。臣按孫子云：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謂敵未可勝，則我且自守，待敵可勝，則攻之耳。非以強弱為辭也。守則不足，非力弱也。也。攻則有餘，非力強也。以敵有可勝之隙也。然則有餘不足，豈強弱之謂哉。後人不曉其義，則嘗攻而守當守而攻，二役既殊，故不能一其法。太宗曰：信乎有餘不足，使後人感其強弱，殊不知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攻之法，要在示敵以有餘也。示敵以不足，則敵必來攻，此是敵不知其所攻者也。示敵以有餘，則敵必自守，此是敵不知其所守者也。攻守一法，謂可攻則攻，可守則守，一法而已。敵與我分為二事。若我事得，則敵事敗。我以此法，則敵事得，則我事敗。敵得此法，則我事得，則我事敗。則足以破敵。攻守者一而已矣。得一者百戰百勝，故曰：知彼知己，百戰不殆。其知一之謂乎。靖再拜曰：深乎聖人之

法也。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同歸乎勝而已矣。若攻不知守，守不知攻，不惟二其事，抑又二其官。當攻反守，當守反攻，官守側置也。雖口誦孫吳而心不思，妙攻守兩齊之說，其孰能知其然哉。太宗曰：司馬法言：國雖大好戰必亾，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此亦攻守一道乎。靖曰：有國有家者，曷嘗不講乎攻守也。夫攻者，不止攻其城，擊其陳而已，必有攻其心之術焉。守者，不止完其壁，堅其陳而已，必有守吾氣以有待焉。大而言之，為君之道，小而言之，為將之法。為君之道，為將之法，皆在攻心守氣。夫攻其心者，即孫子所謂知彼者也。守吾氣者，即孫子所謂知己者也。太宗曰：誠哉。朕嘗臨陳，先料敵之心，與已之心，孰審，然後彼可得而知焉。察敵之氣，與已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料彼已之心，然後敵之虛實可知。審彼已之氣，然後我之強弱可知。是以知彼知己，兵家大

要今之將臣雖未知彼苟能知己則安有失利者哉

知己較知彼更重可謂善學孫子者

靖曰孫武所謂先為不可勝者知己者也以待敵之可勝者知彼者也

又曰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臣斯須不敢失此誠

此言攻守合一之法而歸本于攻心守氣陽明先生曰有餘不足畢

竟。是。審。勢。觀。孫。子。三。篇。十。則。圖。之。五。則。攻。之。等。句。可。見。矣。據。太。宗。云。

守。之。法。要。在。示。敵。以。不。足。若。有。餘。則。固。不。必。守。矣。若。果。不。足。則。示。敵

以。來。攻。豈。計。之。得。也。蓋。攻。與。守。原。是。二。事。惟。能。守。便。能。攻。能。攻。便。能

守。所。謂。攻。是。守。之。機。守。是。攻。之。策。其。定。一。也。譬。之。棊。者。欲。殺。他。人。先

活。自。己。寧。二。其。官。哉。論。攻。與。守。而。推。及。心。與。氣。微。哉。衛。公。之。言。矣。太

宗。以。馬。上。得。天。下。陸。賈。常。稱。詩。書。上。前。帝。曰。乃。公。居。馬。上。得。而。亦。鮮

之。安。事。詩。書。賈。曰。寧。可。以。馬。上。治。之。乎。

此極致之譚是真善讀孫子者矣

太宗曰孫子言三軍可奪氣之法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

其銳氣擊其惰歸如何知有守氣之法不辨奪氣靖曰夫合生稟血鼓

作鼓舞動鬪爭雖死不省省悟者氣使然也即尉繚子云民之所以戰

走作也故用兵之法必先察吾士衆激吾勝氣乃可以擊敵焉吳起四稅地氣

力事以氣機為上無他道也能使人人自鬪則其銳莫當治其氣机使人

莫當其銳所謂朝氣銳者非限時刻而言也舉一日始末為喻也凡三鼓而

敵不衰不竭則安能必使之惰歸哉假如擊鼓三次時雖持久而敵人

益而益學者徒誦空文而為敵所誘誦孫子空文而不識通變苟悟奪

之奪其氣也事之理則兵可任矣

此言奪氣之法。當先激吾勝氣。然要審敵虛實。不可為其所誘。激氣即治氣之說。其在於今。師得宿飽。便成旺氣。故必母以逸之。之故。憐其氣如諸葛亮之向涪。雜耕也。可。孔明因運餉艱難。令居民何母以浚之。之術。索其氣如符彥卿。祿則分將士也。可母以憤之。之事。鬱其氣如玄宗出絳繒以諭衆。玄宗避祿山之難。知士卒懷忿。乘解繒至。趙葵之示私賞以安卒也。可。趙方賞軍。不稱其勞。衆歎望欲發。誰趙有私賞。衆母以掣肘而短英雄之氣。母以調發而消國家之元氣。母皆懼。躍。以轉饋而令持籌之浩氣。僅舒於仰屋。竊嘆此衣汲者。不然。羅雀捕鼠之遺。張獎許進守睢陽。食乏。羅掘雀。莫弩食筋之後。滅洪。被圍。煮弩筋食。主簿出內厨斗米。請為粥。縱擊。悼而誓。祖。逃。渡。江。中。流。擊。沒。日。何。能。獨。并。取。乃。作。糜。徧。飲。之。

而復濟者。有。如。大。江。斷。指。以。勵。南。霄。雲。從。賀。蘭。進。明。乞。師。明。作。樂。大。饗。之。雲。日。以。示。其。如。氣。之。不。能。振。而。志。之。不。能。卒。何。哉。孫。武。尚。得。高。譚。奪。氣。否。之。太宗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御。則不可用也。他日太子治。若何御之。靖曰。為陛下計。莫如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理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按貞觀二十三年。太宗謂汝與之無恩。我今黜之。若其即行。俟我死。汝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其排。獨願望當殺之耳。乃左迂勣為豐州都督。勣。詔。不。至。家。而。去。觀。此。則。知。太。宗。之。謀。得。之。備。公。者。也。太宗曰。李世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李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故尉遲敬德面折其短。中傷。遂引退焉。侯君集恨其忘舊。集怨无忌。因以犯逆。身被盡戮。皆無忌致其然也。陛下詢及。

臣臣不敢避其說太宗曰勿泄也朕徐思其處置

按世勤以一言釀高宗廢立之志啓唐室

潘天之禍惡在其為忠義也元忌重時寵貪利不學無術然論忠賢於世勤遠矣使高宗能用之何有改唐為周之變衛公乃為此言何哉

此商太子所以御李勤之法因言無忌不可共掌國政陽明先生曰

李勤黨武后高宗欲立武昭儀為后褚遂良固執不可欲且

稷太宗篤信之者靖之忠義一言所入也世疑無忌之失所此其寔

錄矣

太宗曰漢高帝能將將其後韓彭越皆漢見誅高祖誅之蕭何下獄

蕭何為相以請上林地令民入田下廷尉獄何故如此靖對曰臣觀劉項漢高祖皆非將將

之君當秦之亡也張良本為韓報仇張良家世相韓及韓城為韓報仇陳平韓信皆怨

楚不用自楚歸漢平因魏無知求見即日拜都尉信因蕭何荐得拜大將故假漢之勢自為奮爾至於

蕭何何參樊灌晏悉由亡命高祖因之以得天下設使六國之後復

立人人各懷其舊舊國則雖有能將將之才豈為漢用哉臣謂漢得天

下由張良借箸之謀酈食其說漢立六國後漢上從之趣刻印張良來

其不可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蕭何蕭何之功也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

豎儒幾敗乃公事令趣錯甲蕭何蕭何之功也漢王如榮陽命蕭何守

蕭以給軍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即亞父為不用漢因陳平計問陳

未嘗乏能以此言之韓彭見誅范增即亞父為不用漢因陳平計問陳

亞父怒乞骸骨歸其事同也臣故謂劉項皆非將將之君太宗曰光武

中興能保全功臣不任以吏事此則善於將將乎靖曰光武雖藉前構

憚藉前人易於成功然奔奔勢不下於項籍項籍鄧鄧未越於蕭曹

獨能推赤心用柔道保全功臣賢於高祖遠矣以此論將將之道臣謂

光武得之

此言漢朝將將之君不推高帝而推光武以其能保全功臣故也然光武待功臣以外俱不出高祖範圍

太宗曰古者出師命將齋三日授之以鉞曰從此至天將軍制之鉞者威也又推其

何上之義又授之以斧曰從此至地將軍制之斧者威也又推其

轂曰進退惟時轂外持輻內受軸者既行軍中但聞將軍之令

不聞君命朕謂此禮久廢今欲與卿參定遣將之義如何靖曰臣竊謂

聖人制作致齋於廟者所以假威假借於神也授斧鉞又推其轂者所

以委寄以權生殺也今陛下每有出師必與公卿論議告廟與致齋之

而後遣此則邀以神至矣每有任將必使之便宜從事與推轂之此則

假以權重矣何異於致齋推轂耶禮亦同合古禮其義同焉不須參定上曰

善乃命近臣書此二事為後世法

此言太宗命將二事盡合古禮書以為法任將之禮同然必使之

便宜從事而後無糜軍之患此太宗所以善將將乎後世不善將將

安能得善將兵者乎

太宗曰陰陽術數廢之可乎靖曰不可兵者詭道也託之以陰陽術數

則使貪使愚茲不可廢也太宗曰卿嘗言天官時日明將不法暗將拘

之廢亦宜然靖曰昔紂以甲子日亡武王以甲子日興天官時日甲子

一也殷亂周治興亡異焉又宋武帝劉裕以往亡日起兵伐南燕軍吏

以為不可帝曰我往彼亡果克之由此言之可廢明矣此上論天官然

而田單為燕所圍單命一人為神拜而祠之神言燕可破單於是火

牛出擊燕大破之。田單守即墨為燕將騎劫所困取牛千余以此是兵
 家詭道天官時日亦猶此也。此論天官時日以詭道使人也靖謂陰陽
 勝敵以太宗曰田單託神恠而破燕太公焚著龜而滅紂二事相反何也
 靖曰其機一也或逆而取之。田單用計以逆而取或順而行之太公信理是也皆
 而無昔太公佐武王至牧野遇雷雨旗鼓毀折散宜生欲卜吉而後行
 此則因軍中疑懼必假卜以問神焉太公以為腐草。著枯骨龜無足問
 且以臣伐君豈可再乎然觀散宜生發機於前太公成機於後逆順雖
 異其理致則同。一卜一不卜事之逆順雖臣前所謂術數不可廢者蓋
 存其機於未萌也。存其機括于未萌之及其成功在人事而已矣。
 此言陰陽術數可存之以随机御變不必盡廢而成功則在人事田

單援天以安人。單因即墨危疑故托神下教有卒言我可為師太公
 因人以信天火牛之戰更神於虎賁之師單寔善法太公者張公謹
 取龜投地。世民謀誅建成元吉命卜之張公謹自外入即腐草枯骨
 無足用之意夫事難再舉卜而不吉其可已乎此尤深於術數者也
 散宜生不失為慎欲存機於未萌又靖之任術矣所謂不可廢者四
 獸商羽微角之象是也。
 太宗曰當今將帥惟李勣道宗薛萬徹除道宗以親屬外。言不必孰堪
 大用靖曰陛下嘗言勣道宗用兵不大勝亦不大敗萬徹若不大勝即
 須大敗。貞觀十八年以薛萬徹為右衛大將軍時太臣愚思聖言不求
 大勝亦不大敗者節制之兵也或大勝或大敗者幸而成功者也故孫

武云善戰者立於不敗之地而不失敵之敗也節制在我云爾

此較言將帥之堪大用當歸節制之兵民之死生國之存亡係此一大事其可以無制之師僥倖而嘗試哉

太宗曰兩陳相臨欲言不戰安可得乎靖曰昔晉趙盾師伐秦交綏者

不戰而退而退兩軍相及各不還之名也司馬法曰逐奔不遠縱綏不及臣謂綏

者御轡之索也我兵既有節制彼兵亦正行伍豈敢輕戰哉故有出而

交綏退而不逐各防其失敗者也孫武云勿擊堂堂之陳無邀正正之

旗若兩陳體均勢等苟一輕肆為其所乘則或大敗理或然也是故兵

有不戰有必戰夫不戰者在我我必有可戰之具而後必戰者在敵有敵

可乘則彼雖不欲戰我必以計而致之來此其机在敵也太宗曰不戰在我何謂也靖曰孫武云我

不待戰者畫地而守之敵不得與我戰者乘其所之也敵有人焉則交

綏之間未可圖也故曰不戰在我夫必戰在敵者孫子云善動敵者形

之形以故為張揚言敵必從之予之敵必取之以利動之以本待之敵無人焉

則必來戰吾得以乘而破之故曰必戰在敵中言敵之有人無人太宗

曰深乎節制之兵得其法則昌失其法則亡卿為纂述歷代善於節制

者其圖來上朕當擇其精微垂於後世靖曰臣前進黃帝太公二陳圖

并司馬法諸葛亮奇正之法此已精悉歷代名將用其一二成功者亦

衆矣但史官鮮克知兵不能紀其定跡焉臣敢不奉詔當纂述以聞

此言節制之兵能操不戰必戰之機因欲紀其定跡蓋按圖索籍善

用之固能成大功而徒讀父書不幾為馬服君之子乎秦用反間言獨畏馬服君唐本廿七

之子為將耳。廉頗易與也。趙王遂以括代頗。蘭相如日。趙括徒能讀父書。未知合變也。後果敗。故運用之妙。存乎一心。

太宗曰。兵法孰為最深。靖曰。臣嘗分三等。使學者當漸而至焉。一曰道。

二曰天地。三曰將法。本孫子首。夫道之說。至精至微。易所謂聰明睿智。

神武而不殺者。是也。周易繫辭。聰則無所不聞。明則無所不見。睿則無

之謂神。戡定禍亂之謂武。不殺者。不假刑威而服萬物也。夫天之說陰陽。地之說陰陽。善用兵者。能

以陰奪陽。以陰攻易。孟子所謂天時地利者。是也。以吾之陰。奪彼之陽。如范蠡云。盡敵陽節。

盈吾陰節。而奪之是也。以吾之險。奪狄之易。如太宗以兵三千。拔成臯之險。坐困建德二十萬眾。是也。夫將法之說。在乎

任人。賢智之人。利器。戰守之器。三畧。所謂得士者昌。管仲所謂罷必堅。利者。是也。

太宗曰。然。吾謂不戰而屈人之兵者。上也。即所謂百戰百勝者。中也。即

謂所謂知深溝高壘。以自守者。下也。將法者以是較量。孫武著書三

畧。具焉。靖曰。觀其文。迹其事。亦可差別矣。若張良。范蠡。孫武。脫然高引。

不知所往。非知道安能爾乎。若樂毅。管仲。諸葛亮。戰必勝。守必固。此非

察天時地利。安能爾乎。其次王猛之保秦。謝安之守晉。非任將擇材。繕

完自固。安能爾乎。故習兵之學。必先繇下。以及中。繇中。以及上。則漸而

深矣。不然。則垂空言。徒記誦。無足取也。太宗曰。道家忌三世為將者。不

可妄傳也。亦不可不傳也。卿其慎之。靖再拜出。盡傳其書與李勣。

此太宗衛公各列兵法三等。以便學者肄習。而言其當慎。傳據論最

深者道矣。而以神武不殺為道。以張良。范蠡。孫武為知道。似就功成

身退上言也。然則諸葛亮之盡瘁於道。無當乎。繇下。以及中。謂王猛

謝安之不逮管樂可矣。孫中以及上。曾謂孔明自比管樂。子房難與
論優劣者。不得備亞於范蠡孫武乎。戰勝攻取。任將擇材。皆不可偏。
廢。宜得以分屬。而遞等次乎。然以開學者。漸進之門。誠兵學之綱領。
也。謂傳而不可不慎者。何如秦使王離擊趙。離。弟之孫也。或曰離以
名將。而統強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為將三世
者。必敗。以其殺伐多也。今離已三世將。以何項羽救趙。擊秦軍。離
果被虜。太宗之言。蓋本諸此。

唐李四卷終

